

历史文化街区，如何重拾“慢时光”？

南锣鼓巷

文化的魂丢了就找不回来



本报记者 黄康

城市化过程中,民俗文化在民间慢慢被淡化,虽然在公众的意识里都知道传统文化是好的,但是究竟好在哪,是缺乏认知和理解的。

5月5日,16时11分,雨儿胡同十三号齐白石旧居纪念馆门口,面对紧闭的大门,来自辽宁鞍山的游客黎女士略显失望。她告诉记者,自己和丈夫是特意来南锣鼓巷的历史景点转转,却不知为何在开放时间景点的大门却紧闭。她抱怨说,除了商店,在南锣会遇到一家开着门的历史文化景点真挺难。

“我住多少年啊,老多地儿也没进去过,别说您哪。”家住沙井胡同的张大爷这时凑了过来。他告诉记者,据自己所知,在这一片,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就有十几处,开放的却不不多。

张大爷介绍说,巷子是北京城留下最古老,最完整的胡同群,具有京城近800年来的建筑风貌,保存着完整的元朝“鱼骨架”街巷及“八庙院”结构,八条东西对称的胡同,民间俗称“蜈蚣腿”。上一辈人告诉自己,这片以前

丽江古城

让历史文化街区回归“生活态”



本报记者 黄榆

历史文化街区的魂是民族特性和民俗文化的传承,留住人才能留住魂。

“其实丽江四方街和凤凰古城这些差不多,到处人头攒动,人声鼎沸,酒吧一条街,各色饭店商铺。”游客覃艳说,“不来是遗憾,到了更后悔。”

气大了,人流多了,租金贵了,于是很多需要“静生慢养”的业态就被挤了出去,各地历史文化街区所面临的尴尬,大抵如此。

迄今已有800多年历史的丽江古城以独特的纳西文化带给人无限畅想。“要想研究东巴文化,丽江是唯一地方,而四方街是丽江古街的心脏,是木氏土司的统治中枢,同时也是滇西北地区的集贸和商业中心。”云南资深文物鉴定专家、云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洪天福说,“东巴文是东巴文化的载体和集大成者,纳西语称其为可究鲁究,翻译过来为木迹石迹,在大研古镇里,经常可以看到刻在木头上和石头上的东巴文艺品,这些历史文化就是丽江古城的独一无二的特色。”

洪天福用他的专业角度来看,历史文化街区是不可移动的文物,老街区的魂就是民族特性和民俗文化的传承,留住人才能留住魂,让历史街区回归“生活态”,不仅能为老建筑注入活力,延续它们的“文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来说同样十分重要,因为世代住在历史街区的居民恰恰是传统民俗文化活动的主要从业者。

65岁的纳西族老人李石生至今仍固执地居住在丽江古城里。有人说她傻,不懂得将老院子出租生钱。老人说,“街上是拥挤嘈杂了,但在自家院子里,还是舒适的。”

据统计,目前古城内(含东河和白沙)依然居住着原住民6200多户,2.5万多人,而

属于清代镶黄旗管辖,官气重。

北京社会科学院的田继忠曾经以南锣鼓巷为案例撰写过一篇关于历史街区整体保护的报告。在他看来,历史文化街区整体保护,不仅包括街区内的文物建筑、传统建筑群、街巷格局、建筑风貌等外观整体风貌,而且包括街区所承载的文化,即保护地名典故、民俗礼仪等非物质形态内容。

南锣鼓巷117号的“非遗博物馆”,是巷子里为数不多的文化景点。“楼下有非遗参观,3元一位。”博物馆一角,工作人员劝说记者参观“阿龙老物件博物馆”。在这个号称有超过2000件老物件收藏的地下展览馆,记者注意到,游客寥寥。正准备离开的小吴告诉记者,自己对非遗文化了解不多,想着来感受下地道老北京的生活过往。“除了一些生活用具和那个绕线板,很多都不了解。”小吴认为,每件老物件背后或许是一个家庭,一个群体,一代甚至两三代人共同生活的时间记忆,体会非遗文化背后的意义更重要,这样走马观花地看,有点一头雾水。

主街上,一佳大鸡排,鲜果时光之类的连锁饮食店不出百米就能看见一家。一块“南锣

最多的时候原住民有5万多人。

随着原住民纷纷外迁,以及外地客商和游客的大量涌入,原本就非常脆弱的当地传统文化和特有的生活习俗受到强烈冲击。

据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介绍,丽江市出台规定,原住民在古城内居住的,每人每月可领取生活补贴。从2008年起,丽江逐步收回古城内所有政府直管公房铺面的使用权和经营权,集中用于丽江古城传统文化文化的保护工作。在公房招租过程中,凡经营项目是与传统文化文化相关的,包括卖丽江粑粑等传统小吃,房租可以优惠30%。

说起古城商业气息过浓的问题,丽江人很矛盾,“人来得多了,物价高了,水不如以前清了,玉龙雪山的雪也化得多了。”李石生老人说,“但我们也担心旅游往下滑。过去丽江穷,靠着旅游业,大家的生活才好起来。其实,丽江本来就是茶马古道上的商贸重镇,是一个由商而起、因商而兴、经商而盛的城市,现在的商业还没有达到历史上鼎盛时的规模。”

“我个人觉得,昆明金马碧鸡坊虽是重要的旅游景,但它的历史街区就得到很好的保护,西面是普通住宅,里面却是现代住宅布局,西面有不少历史建筑和

鼓巷特色商业街区业态指导目录”的牌子吸引了记者的注意,目录中标明“支持办理的行业项目有商务休闲业、文化旅游业、展售艺术品业、创意与零售业、文化演出与交流业。”

一位店家告诉记者,随着南锣鼓巷商业价值的快速提升,餐饮、酒吧、工艺品店等成熟行业扎堆发展,同业竞争愈演愈烈。出来一些创意产品店铺,很快被别家抄袭过去,现在店铺的租金也越来越高,店铺生命周期越来越短,搞文化创意的商家越来越少。“那边的文艺刺青、纳兰青瓷、纳西婆婆也都是‘文青店’,现在也不讲究什么本地特色,货好卖就行。”她说。

“小吃街,哪里都能开辟一条出来,把文化的魂丢了就找不回来喽。”张大爷说,像婉容故居、荣禄故居老百姓用了没法子,可有些商家把一些真古董变成假古董挺让人痛心的。

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教授常年为保护城市历史文物奔走。在他看来,我们的民居、历史文化街区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也有着丰富礼仪制度和文明教化的鲜明表象与痕迹。保护这些建筑,不仅要保护其外形和物质实体,保护其所形成的规模和风光,更要保护建筑内在的东西即文化的内涵。失去历史厚重感、灵魂的建筑,文化氛围和历史特征的关联性与持续性就会被打破。

本质上,历史街区是一种文化现象,即特定时代在特定地域中留下的历史痕迹,城市化过程中,民俗文化在民间慢慢被淡化,现在大部分公众的意识里,其实只知道传统文化是好的,但是对于它究竟好在哪,对于大家意味着什么,大家应该怎么做,可以说是缺乏认知和理解的。

文保单位,也是旅游景点,住户和游人互不干扰,新与旧和谐共处,相映成趣。”洪天福说。

在他看来,掌握好“度”是关键,“名街”会给城市带来荣誉和效益,为城市和社会带来活力,但“喧宾夺主”则会改变历史街区的性质和特色,影响到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对待历史街区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给人类社会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使其永续发展,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所面临的困境,是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相结合的产物,现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这一问题对于一个民族和社区是至关重要的,社会应该协调各方力量解决这一问题,否则,在博弈过程中,历史记忆和遗产实体会越来越少,这些遗产一旦消失就永远消失。



本文制图:王伟伟

本报记者 李娜

说到底就是文化挖掘不够,文化体验稀缺,零星的文化碎片难成气候。

“五一”小长假期间,共有21万人次到访成都宽窄巷子,狭窄的宽、窄、井三条别具老成都韵味的古巷在全国“十大最挤景点”中榜上有名,而有西蜀最具商业街道之一的锦里亦是人流如织,蜂拥而至的游客大有“爆棚之势”。

如今在成都,锦里与宽窄两处街巷终日人声鼎沸,常年熙熙攘攘早已不足为奇,他们被视作承载了旧时成都最古老的厚重文化,以城市名片之形象成为八方来客游玩必选之地,然而人气旺并不意味着口碑。

近年来,与历史街区人文气质相比,喧宾夺主的“过度商业化”正成为宽窄与锦里发展的最大软肋。当原本街区世代相传的民俗文化沦为旅游商品,一切喧嚣亦在瞬时停歇,古

地道成都

一切关乎历史文化的保护都刻不容缓



韵老巷也只剩一具空壳。形势至此,这些被精心包装的地道“老成都”,纵是享尽万般繁华,曲终人散时,终也难免凄凉之境。

宽窄巷子是成都唯一遗留下来的清朝古街道,既有南方川西民居特色,也有北方满蒙文化内涵,是老成都“千年少城”城市格局和百年原真建筑格局的最后依存,被认为是北方胡同文化在中国南方的“孤本”。作为最鲜活的重要物证,它是成都城市往昔的缩影。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这里还是普通的街道,街头有菜园,家家种菜,家家有水井。”蒙古族艺术家那木尔半角见证了宽窄巷子的变迁,在宽巷子生活数十年,最骄傲数未改造前的邻里关系,“那时候巷子里人不多,大家好的跟一家人,谁家父母回家晚了,孩子在邻

居家就把晚饭吃了。”

然而城市发展不可逆转,宽窄巷子的改造始于2003年。此前那里恶劣的周遭环境曾是让政府十分苦恼的城市“洼地”,负责改造的总工程师杨健鹰却看到了这座有2300余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建筑背后的生命力,在当地政府对文化本身认知、文化保护坚持的大力倡导下,最终有45个院落留存下来,以展现老成都的公馆文化。

自2008年宽窄巷子开街,以“老成都的新名片,新成都的老客厅”亮相成都,便备受瞩目,世界各地游客蜂拥而至。尽管发展至今,宽、窄、井三条巷子仍各有分工,但沿街鳞次栉比的茶楼、酒吧、风味小吃、工艺品、土特产店,集中式的购物、餐饮功能令人眼花缭乱,高档消费水平更是令许多游客咋舌,就连杨健鹰也在公开场合表示“宽窄巷子的商业味还是重了一些”。

与宽窄巷子相呼应的是仿造古街——锦里。2004年,依托武侯祠三国文化修建的锦

里正式落地,以川西民居的建筑风格,传统小尺度的街巷空间,蜀锦、蜀绣、蜀变、蜀酒等特色店铺为主要内容的狭长小巷。初时,四川省民俗学家刘孝昌曾赞锦里是属地民俗文化的“博物馆”,凝聚了“古蜀文化”的精华。

“表面的氛围很热闹,但整条街下来一走而过,没留下深刻的记忆,引不起兴趣。”黑龙江游客何先生坦言,锦里内浓厚的商业氛围已经掩盖了本意打造的历史气息,对街而开的酒吧,由于间隔距离狭窄,期间而过仅是嘈杂、游园体验很差。

事实上,宽窄也好,锦里也罢,均非“文化浅薄”之辈。但所有历史文化遗存仅起到了装饰现代都市“小韵味”的作用。

“说到底就是文化挖掘不够,文化体验稀缺,遗迹展示也欠妥,零星的文化碎片难成气候。”刘孝昌认为,文化传承不拒绝‘旧瓶装新酒’的创新之举,但显然为老建筑注入活力,延续他们的“文脉”需要良好的外部生态作保证,“眼下历史、民俗街区的过度商业化必须得到扭转,而最重要的是如何在商业与文化之间寻找融合与平衡点,历史文化街区的蓬勃发展必须依附于文化内核才能拥有长久生命力,如果一味消耗,纵意商业侵蚀,这部分最珍贵的城市记忆便会随之在快消时代以不可逆转之势加速分崩离析,‘从长远看,一切关乎历史文化的保护都刻不容缓。’”



责任编辑:赵亮
新闻热线:(010)84151608
E-mail:grrbwhwx@sina.com

不要总想做“中国的AKB”

赵昂

5月6日,中国歌剧舞剧院在其官网上发表声明称,在前不久举办的一场大型交响演唱会上,被国内某少女偶像组合提供的“虚假材料”所骗,且该演出团体的表演内容在网络上引发争议。一时间,引起了人们对偶像团体的关注。

作为日本偶像组合AKB48的姊妹团队,BEJ48近期在北京市朝阳区的星梦剧场开始公演。BEJ就是“BEIJING”的缩写,目前,作为亚洲唱片销量最大的女子偶像团体,AKB48在中国已经有三个姊妹团体,除了BEJ48,另外两家是SNH48和GNZ48,从缩写就能看出,这两家分别位于上海和广州。

BEJ48能不能成功不好说,但至少自打AKB48获得成功后,国内就缺少出现模仿其的偶像团体。制作方同



国内某偶像团体

资料图片

样也找几十个女孩子,一起唱歌跳舞,想做“中国的AKB”,但效果几何不言而喻。

这些女孩子的颜值的确不输日韩同行,但为什么就是火不起来呢?唱的歌曲,要么是翻唱欧美或日韩已有歌曲,要么是翻出过去的老歌。跳的舞蹈,虽然说是“整齐划一”,但怎么看上去,都有一种广场舞的味道。

不是说翻唱不行,老歌不好,也不是说跳成广场舞就没人爱看,而是,偶像组合的主要受众是年轻人,他们更喜欢新鲜事物。没有自己的特色,没有自身对音乐的理解和创新,是很难以吸引到年轻受众的。

我们需要有自己特色的偶像团体,但成功的前提是,要有好的音乐制作团队、好的舞美设计团队以及好的运营团队。这样的团队创作出来的文化作品,应该是既有本土特色,又符合受众需求的,而偶像团体的歌手们,只不过是这些音乐作品的展示者。没有好作品,何来偶像组合成功?一味模仿别人,最终只是“东施效颦”罢了。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国产偶像组合的竞争对手,不只是国内同行,还有海外不断涌现的各类团体。挖掘适合自己的特色音乐,发挥自身优势,比单纯模仿更有意义。

视线

一条“白蛇”四位“许仙”

京城将演《白蛇传》 张火丁搭戏叶少兰

本报记者 陈俊宇

舞台中间的张火丁,一袭黑衣,神色淡然,安安静静地坐着。轮到她发言时,就四五句话,一字一顿,绝不多言,该关照的都有提及,倒也是得体贴到的。

这是5月10日的第16届“相约北京”艺术节开幕式新闻发布会,地点在中国戏曲学院影视制作中心。5月24日艺术节闭幕当晚,当场的“程派青衣”张火丁将在北京长安大戏院上演京剧经典大戏《白蛇传》。

去年9月,艺术节的承办方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携手张火丁赴美演出,在纽约林肯中心寇克剧院演出了两部大戏《锁麟囊》和《白蛇传》,两场均是爆满。中国对外文化集团董事长张宇称,“张火丁赴美演出的成功,是中国文化人格化‘走出去’的成功。”

闭幕演出将与在林肯中心演出《白蛇传》

一样,张火丁独自一人饰演白素贞,文武兼济,京昆具长。所不同的是,本场“许仙”一角,将由著名叶派小生叶盛兰之子叶少兰先生以及宋小川、张尧、张兵老中青三代、四位小生演员来共同饰演。“一条白蛇,四位许仙,这在《白蛇传》的演出中是极为罕见的。”

74岁高龄的叶少兰先生依然风度翩翩儒雅有型,在这个年龄出演“许仙”也算是一个纪录,“我对《白蛇传》这出戏非常有感情。”叶少兰说,这是1951年田汉写的第一部新编历史剧,影响非常大,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演员,1955年他父亲叶盛兰和杜近芳在巴黎等几个欧洲城市就曾演出《断桥》一折,非常轰动。

去年底,从美国林肯中心演出归来的张火丁在中国戏曲学院成立了“张火丁京剧程派艺术传承中心”,这是全国首个以个人命名的京剧人才培训机构,艺术传承中心聘请了来自全国各个领域的艺术家和评论家为顾问,并面向全社会公开招生。中国戏曲学院

院长巴图希望借此传承中心和社会项目展开交流合作,珍惜当下的张火丁现象。

发布会前两天,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程派名家李世济因病去世。

虽然张火丁和李世济不是师徒,但她们曾在中国京剧院共事多年,感情不错。去年张火丁在美国成功演出归来后的研讨会上,李世济老师还专程参加并且特别高兴地祝贺。张火丁接受采访时说,“李老师是程砚秋义女,可是她对于程派的发展和传承一点儿都不保守,她很大度。我虽然没有拜过李老师,但她无论工作上,还是艺术上都很关心我,一点儿也没有门户之见,也曾经给我说过《春闺梦》和

《文姬归汉》两出戏。”

传统国粹,传承当如是。就如“张火丁京剧程派艺术传承中心”成立,张火丁就曾表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使命,希望传承中心培养出程派艺术的优秀人才。”



《白蛇传》剧照

纪念戴爱莲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举行

本报讯(记者赵亮)5月12日,由文化部、中国文联主办、文化部艺术司、中国舞蹈家协会、中央芭蕾舞团承办的纪念戴爱莲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戴爱莲是我国著名舞蹈艺术家、教育家,当代舞蹈艺术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生前创作演出了舞剧《和平鸽》和舞蹈《荷花舞》、《飞天》、《春游》等一批优秀作品,整理了《西藏舞》、《狮子舞》、《红绸舞》、《剑舞》等民间舞作品,培养了一大批舞蹈艺术人才,在国内外舞蹈界享有很高声誉。

文化遗产日主场活动6月承德举办

本报讯5月11日,国家文物局在第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公布,今年中国文化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将于6月11日在河北省承德市举行。今年遗产日主题是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旨在通过举办公众广泛参与的系列活动,普及文化遗产知识,提高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据介绍,遗产日当天活动将在世界文化遗产——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举行。主要活动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果展和向守护者致敬展览、为2014年度“全国

十佳文物保护工程”授牌、为全国长城保护员代表颁发装备、举行承德民族团结清文化展览馆暨承德市博物馆建设工程奠基仪式等。

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朱晓东表示,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深刻的必要性。从文化景观到历史街区,从文化古迹到乡村民居,从传统技能到社会习俗,众多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城乡记忆的有力物证,是城乡价值的重要体现。让文化遗产融入现代生活是避免城乡记忆消失的有力保障。

(娜仁)